

暴力 - 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？

Paul Lee

閱讀了凱倫·岩士唐 (Karen Armstrong) 的近作《血田：宗教與暴力的歷史》。

在凱倫的著作中，她指出在耶穌的傳道生活中，政治和宗教是糾纏不清的。當祂在逾越節時闖入聖殿，群眾稱呼祂為「達味之子」和「以色列的君王」，這事件導成了猶太領袖及羅馬統治者置祂死地的原因。

耶穌生長在暴力肆虐的社會裡。在祂的一生中，巴勒斯坦境內到處發生叛變。黑落德王在耶穌出生那年過世，其後暴動四起。祂在納匝肋的小村莊裡長大，距離被阿爾赫勞夷為平地的塞弗里斯幾英里遠；而在阿爾赫勞死後十年，發生反抗加利古拉的農民罷工。在耶穌一生當中，加里肋亞省一直是由安提帕統治，為了所費不貲的建築計劃，他向人民橫徵暴斂。繳不起稅的農民就必須抵押農田而變成農奴，這些收入讓黑落德王的貴族們不斷擴展勢力。有些失去農田的農夫只能到處搶劫，其他人則轉行當起長工。在加里肋亞的民眾貧病交迫，生活苦不堪言。在耶穌的眾多譬喻裡，我們看到一個「朱門酒肉臭、路有凍死骨」的社會：極需借貸的老百姓；債台高築的農民；流離失所的人只能當臨時工和在富戶門口餓死的乞丐。

雖然四部福音寫於耶穌復活升天數十載後的光景，它們仍能反映了在巴勒斯坦的羅馬人的暴政和殘忍。在耶穌出生後，黑落德王下令屠殺白冷 (Bethlehem) 及四週地域的男嬰，讓人想起埃及法郎-邪惡的君王。耶穌的表哥洗者

約翰被安提帕處死。耶穌也預言說祂的門徒會遭到猶太官員迫害、鞭笞和殺害，祂自己則會被大祭司逮捕、凌虐，而且被彼拉多釘死在十字架上。四部福音講述耶穌所教道的，明顯有別於提倡暴力統治或勇武對抗的「二元化」政治主張。

當時在羅馬帝國統治下，所有錢幣、碑文和神廟，都會把凱撒奧古斯都稱為「神子」、「上主」和「救主」，並且宣告祂誕生的「福音」(evangelia)，因為祂結束了近百年慘無人道的戰爭，帶來和平的曙光。因此，當天使報喜信給牧羊人時，他說：「不要害怕！我給你們報告一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：今天在達味的城中，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，他是主默西亞。」(路 2:10-11) 然而這個「天主子」卻要風餐露宿，還要成為難民。在執政者的視線中，這個貧窮勢弱但仍自稱「天主子」耶穌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對他們的挑釁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 26 至 39 節在一個很生動的描述：耶穌從一個人的身上趕走一大群惡魔，這些撒旦的力量對祂說，它們的名字是「軍旅」(legion)，表明他們是羅馬軍隊，這是很露骨的象徵。耶穌替殖民地的老百姓做了他們很想做的事：祂把「軍旅」趕進一大群豬的身體，也是猶大人認為最污穢的動物，接著讓牠們衝下山崖，跳到海裡淹死。官員們認為耶穌的驅魔是個政治挑釁：這正是安提帕決定要對付耶穌的原因。

在耶穌的傳教生活裡，「暴力」的場景也曾出現。祂在聖殿裡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，高聲喊說天父的聖殿變成「賊窩」(路 19:46)。耶穌的行徑，並不意味著祂把宗教和政治連在一起。祂在推倒桌子時，引用了先知的話，痛斥那些在宗教上行禮如儀、卻對窮人的困苦不屑一顧的經師和法利塞人。耶穌的「暴力」，純粹出於祂對破壞宗教的人的一份義怒。祂在橄欖山告誡祂的門徒不可傷害他

人，也不可以暴易暴。(若 18:10-11) 祂沒有拒捕，更喝斥削掉大祭司僕人耳朵的門徒。但是祂在言語上也曾厲言令色：祂嚴詞譴責有錢人；炮轟那些「文士和法利塞人」；祂亦祈求天父降禍給不肯接祂的門徒的村莊。

巴勒斯坦的猶太農民對於帝國的統治一直採取非暴力抗爭的傳統，而耶穌明白到和猶太官員或羅馬官員作對是很危險的事。祂警告門徒說，若有人要跟從祂，就當「背起他的十字架」，面對苦難，以仁愛見證天國的臨現。在聖母讚主曲中，聖母深信上主已經開始創造一個更公義的世界秩序：「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，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。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，却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。他曾使饑餓者飽饗美食，反使那富有者空而去。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，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。」(路 1:51-54)

天國是耶穌的教道核心，為面對暴力的人提出另一條道路，可以讓上主的大能改變人類困於苦難和仇恨的處境。因此，祂的信徒必須表現得猶如天上的王國已經臨到。耶穌沒有趕走羅馬人，但是祂宣告了正義和平的「王國」是屬於所有的人，尤其是對當下的政權和社會現況失望的人。然而這個王國不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。耶穌在一開始傳教時就宣告說：「日期已滿，上主的國臨近了。」耶穌祈求天父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祂教導人彼此寬恕，以愛相待，並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敵仇，因在天國裡的天主子民不能像羅馬人那樣以暴易暴，並要明白「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待人。」

耶穌的門徒必須如同天父那樣慈悲，對人寬大，而且不可任意論斷和定人的罪。人類歷

史發展至今，宗教經常被視為各種紛擾的起因。宗教真的該為人類的暴力負責嗎？宗教是如何被誤認以至走到現今這一步？我們該如何認清暴力、宗教與人類社會的關係？宗教脫離政治，真的為世界帶來和平嗎？或者只是陷入另一個極端？在暴力在所難免的政治世界裡，非暴力真的有可能實現嗎？現代的社會暴力的規模比前更為龐大，甚至還缺乏「剎車」的能力。作者凱倫梳理了各個文化傳統中，包含佛教、中國儒教、道教，西方基督宗教等跨越四千多年的宗教歷史，不但為宗教在人類社會中的角色提出有力的抗辯，更為人類社會暴力的本質提供了思考的出路。



STUDY